

義工「傳道人」 開班教助人

嘆旅遊心態充斥誤善舉 盼熱心人「先學習後服務」



中學要求學生有「其他學習經歷」(OLE)，部分大學亦把「服務學習」列為選修或必修項目，其原意是培養學生的同理心及責任感。不過，這些「義工大軍」質素參差，有時更是缺乏經驗，造成服務重疊、錯配，有人更只當作旅遊而「hea」做，效果遠遜預期，亦變相浪費資源和時間。9名來自不同大專院校的學生及畢業生，由於看不過眼這些情況，遂組成「搞作」(STIR)，免費提供坊間少見的「義工教育」服務，期望學生不要再好心做壞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恣

「STIR」全稱是 Student Take Initiative Rally，9名成員希望團結學生搞好義務工作，於是組織在2014年成立。成員黎悅知(Vanessa)來自中大新聞及傳播系，她指「STIR」並不舉辦義工活動，而是提供義工教育的平台，旨在讓年輕人「先學習、後服務」，實行裝備好自己，才推動有效益兼具持續性的義工服務。

忌盲教「ABC」 宜因材施教

談到義工服務的「怪現象」，搞手之一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學生陳寶怡(Daisy)分享，很多人愛去「義教」，卻一心以為「我是大學生，要教小學生有何難度」，從不思考當地孩子的需要。去年他們曾到柬埔寨，原來當地有孤兒院會以義工和義教作招徠吸引遊客。

當時來自法國的「義工」教孩子唱「ABC Song」(字母歌)，但其實孩子根本能操流利英語與別人溝通，其中有孩子坦白告訴Daisy，「義工開心我就開心囉！」不知內情的義工，卻自我感覺良好。

另一方面，不少外地義教隊伍會向孩子提供英文課，但很多窮孩子可能連母語都未學好，要勉強學英語，成效可想而知。

Vanessa則提到，有次他們甫下車，就有一群柬埔寨孤兒熱情地跑過來迎接，後來他們一行人轉到另一所由港人在當地開辦的幼稚園參觀，孩子卻躲在教師身後，表現害羞。

這令Vanessa反思到，孤兒院的孩子是否「trained up to be happy」(訓練成快樂)，他們的笑容或許只為「應酬」不同的義工訪客，這是因為義工準備給孩子的，都是大同小異的東西，孩子只能扮投入，「究竟他們是真開心，還是心底裡覺得厭煩？」

有時要做義工的人太多，但能堅持下去的卻太少，也會傷了孩子的心。Daisy觀察到，與一般孩子比較，無父無母的孤兒更需要安全感，但不少孤兒院原來會將接待義工當做生意，但當孩子與義工建立感情後，義工卻要離開，一批接一批的義工們固然「自我感覺良好」，但他們拍拍屁股走後，卻永不回來探望，這會直接影響孩子對人的信任。

忌開「空頭票」 營造「假希望」

為了提醒義工們不要好心做壞事，「STIR」會不定期舉行工作坊，或應邀為不同的義工團作起行前的講座，提醒義工不要對服務對象亂開「空頭支票」，別令對方「期望愈大，失望愈大」。該會也會透過通訊軟件如WhatsApp或WeChat等，為有疑問的義工提供免費諮詢。

由於「STIR」的成員本身亦是年輕人，生活經驗不算太豐富，因此他們會舉辦或參加本地或國際性的義工會議，與不同地區的義工交流，實行集思廣益，以裝備自己推動義工教育。

另一名成員、嶺大工商管理學系學生林婉妍坦言，「STIR」的成員人數有限，能提供的服務亦有限，但他們想藉着這個平台，拋磚引玉，讓社會開始注意和反思義工文化，並探索理想的服務模式。



STIR成員曾到訪柬埔寨，了解當地以孤兒院作旅遊招徠的情況。
STIR fb專頁圖片



STIR不時舉辦義工會議，增加互相交流的機會。

STIR fb專頁圖片



STIR團隊到訪柬埔寨，學習推廣「不要孤兒院旅遊」的知識。

STIR fb專頁圖片



STIR成員不時到外地考察。

STIR fb專頁圖片

籌劃共享平台 尋覓義遊里程

「STIR」(搞作)未來的工作大計仍以義工教育為核心，他們期望先建構一個資源共享的網頁，例如綜合本港義工團體最常前往服務、義教的地點和服務內容等，同時作為交流討論平台，讓曾參加義工團或有不同專業知識的人士分享經驗和心得。該會更計劃出版一本適合大中華地區使用的義工指南，例如服務個案分享及注意事項等。

綜合熱門地圖 調節服務方向

「STIR」成員黎悅知表示，現階段他們會先以影響同輩為目標，例如建構一個網頁，內有地圖顯示香港義工

或義遊服務最喜歡前往的國家及地方、不同義工團曾做過哪些服務，「看看哪些服務做得太多，當地已經不再需要這些服務，而哪些做得太少可以加強」。此外，不少義工隊會到當地起橋、建屋，就讀建築、工程等專業的同學就可以分享專業知識，供他人參考。

出版中文指南 分享個案教路

林婉妍則透露，他們正籌備一本針對大中華地區義工服務的中文指南，並與尼泊爾的「Learning Service」機構合作，以個案形式分享如何籌辦義工服務及應該注意的事項。

他們在今年年底亦會在台灣舉辦義

工服務相關的會議，與當地年輕人交流；未來亦會設計義工訓練的工作坊。

就如何讓「STIR」發展成一個具規模的平台，陳寶怡指，他們一直考慮要採用哪個經營模式，以爭取持續性的資金，不用「為錢愁」。

他們早前申請過兩項短期資助，以及獲得一些私人捐款，以支持他們舉辦工作坊或參與義工體驗等。Vanessa坦言：「我們不如坊間的一些社企，以自己的故事營運，我們着重參加者的得着及體驗，故我們獲得的資助大部分均會投放在參加者身上，舉辦多次活動後，資助已所剩無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恣

善用fb交流 深化議題探討

「STIR」(搞作)的成員人數不多，各人以義務性質「兼職」籌辦義工教育工作坊等活動，為了加強影響力，他們會善加運用網上平台，例如會於facebook專頁分享有關義工服務的資訊和理念，以引發網民對公益的反思及討論。

「STIR 搞作公益服務資訊資源平台」facebook專頁不但分享「STIR」

的活動訊息，更會就社會議題作分享，還包含不同角度的分析，例如平台於今年2月時就以「施予行乞者」作主題，以一系列文章討論應否捐助行乞者，並綜合來自多個媒體的報道及專家的看法，供網民討論及交流。

送禮要得宜 忌亂派玩具

此外，平台亦會訪問及分享義工的服務心得，例如有資深義工提到，很

多香港人做義工時，遇到小孩子總會送糖果及玩具，但在缺乏賞罰制度下，若一直送糖果及玩具給孩子，讓他們以為禮物都是伸手就來，難以培養其自力更生的觀念，而且經常吃糖果會蛀牙，不利孩子健康。

所以如果要送糖果，應將之交給孤兒院或學校的負責人，在適當時候作為獎勵；另很多落後地區的孩子根本不太常玩玩具，而是熱愛在戶外走動，這樣如果送球類可能會令孩子更開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恣



左起：黎悅知、林婉妍、陳寶怡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義工態度

應該：

- 1.計劃籌辦義工團前，先了解當地接待機構的背景
- 2.出團前至少三四個月，做資料搜集，了解服務機構的需要，以及之前的義工團做過什麼活動，以作參考，亦可避免內容經常重複
- 3.認識當地風土人情、文化及習俗
- 4.應先詢問對方意願，才與接受服務者合照及放上網
- 5.向接受服務者進行評估，及了解義工服務的成效

不應該：

- 1.以「打卡」心態到當地服務
- 2.把服務成果想得太「偉大」，形成期望落差
- 3.貿然承諾當地人會再回來服務

資料來源：STIR成員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恣

香港以外的不少國家及地區，其慈善公益事業發展迅速，為了擴闊視野，「STIR」(搞作)曾在2015年參加了在廣州舉行的中國公益慈善項目大賽，當年是唯一一隊入選100強的香港隊伍，故獲安排在場館擺放攤位，與其他隊伍交流。Vanessa表示，不少人以為內地的慈善發展比香港落後，但其實上海、北京等地的基金會已甚具規模，每年向很多項目提供資助及培訓，甚具成效。

反思慈善發展方向

Vanessa認為，內地在慈善公益方面發展迅速，相隔數年就有大型的孵化項目，即以基金會形成資助服務項目及提供培訓，讓參加者有所得益；反觀香港，雖然都有類似組織或活動，但大多數都是資助社企和初創企業；至於中國公益慈善項目大賽，更開放予港澳台地區參與，故「STIR」亦參與其中，汲取經驗。

成為100強，「STIR」可以在大會的場館設置攤位，與其他隊伍交流，拓展人脈，而每支隊伍有10分鐘分享其慈善項目及計劃。Vanessa表示，加上配對基金的資助，他們透過中國公益慈善項目大賽獲得數千元，金額不多，卻加深了自己對內地公益慈善的認識，例如當地普遍支持年輕人參加慈善服務，相關機構或項目執行人員的思維亦較開放，對一些創意、創新的思維有較高接受程度。

比賽亦令她反思，現時本港不少義工隊會選擇到內地做農耕、義教等服務，但其實內地部分地區的慈善項目已甚有規模，故香港的組織可以考慮與當地組織合作，以籌組一些更有效益和持續性的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恣



如義工活動安排不善，或令善舉淪為「旅遊」，未能幫助真正有需要的人。圖為外籍義工於柬埔寨孤兒院教授當地兒童。資料圖片

港大生「易工」行先 遲大到拒外訪



本港學生熱衷參與義工及義教服務，將愛心傳送到落後地區，卻因不負責任而被炮轟，淪為笑柄。他們拒絕在學校宿舍住宿之餘，三餐亦在外解決，故與當地學生交流的時間少之又少；校方要求他們提供服務時，這些「義工」又推說無時間幫忙；到校方熱情地為他們舉辦惜別會時，各人不單遲大到，更未見即時道

歉，直到事件被揭發，涉事大學生才認真致歉。

無綫前高層公開踢爆

早前退休的無綫企業傳訊部宣傳科副總監曾醒明，過去二十多年，利用公餘時間前赴泰北做義工，早前他在雜誌撰文，透露一個名為「送炭到泰北」的慈善項目，近年均會安排香港各大學的學生到當地服務，曾醒明於今年1月與多名義工前往泰北城市清萊

的滿星疊大同中學探訪，剛好遇上同樣在該校義教的港大科學外展隊的20名學生，他們向學生進行科學實驗示範。

曾醒明提到，上述港大學生不在學校宿舍投宿，一日三餐到外面享用，變相減少了與當地學生交流的機會。當時校方要求訪問團額外為學校多做一些服務，同學卻推說沒時間幫忙。此外，校長主動安排義工到泰北最具代表性的義民村美斯樂及泰北義民文史館參觀，也遭到學生拒絕。

回港前夕，校方為港大生及「送炭到泰北」義工團舉行惜別晚會，當地師生預備了表演項目致謝，但港大生集體遲到一個多小時。曾醒明指對這批學生感到失望，並在網上撰文公開事件。

「原來如此嚴重」稱願反思致歉

事後該外展隊學生接受報章訪問，竟表示「原來在大人社會眼中是如此嚴重的事」，但表明他們會反思事件，並指當時有即時向校長道歉，回港後亦有寫信予校長及曾醒明致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恣